

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

我始终是大地的孩子



[法国]纪德 著

丁美龄 译

去世界各地：纪德游记



Elabora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精美译本 经典常读

去世界各地：纪德游记

[法国]纪德 著

丁美龄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去世界各地: 纪德游记 / (法) 纪德著; 丁美龄译.
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556-6

I. ①去… II. ①纪… ②丁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
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62021 号

书 名	去世界各地: 纪德游记
著 者	(法) 纪德
译 者	丁美龄
责任编辑	黄孝阳 汪 旭
特约编辑	聂 斌
文字编辑	邹晓燕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1.625
字 数	19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556-6
定 价	3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 CONTENTS

苏联归来

- 003 自序
- 009 苏联归来
- 062 附录
- 062 一 高尔基葬礼时在红场的演讲
- 066 二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
- 069 三 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
- 072 四 反宗教斗争
- 076 五 奥斯特洛夫斯基
- 078 六 一个集体农场
- 081 七 波尔塞伏
- 082 八 流浪儿

刚果之行

- 088 一 在途中——布拉柴维尔
- 107 二 溯流而上

- 134 三 汽车之旅
158 四 班吉与诺拉之间的大森林
187 五 从博祖姆到阿尚博堡
212 六 阿尚博堡,拉密堡

乍得归来

- 268 一 洛贡河上
294 二 原路返回
307 三 再住马萨族居住区
330 四 穿越丛林、马鲁阿,离别阿杜姆
339 五 莱依·布巴
345 六 恩冈代雷

苏联归来

谨以此书献给

欧珍·达比之灵

本书即为

我在他身边、与他一起的
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。

《荷马史诗·谷物女神得墨忒耳篇》记载：谷物女神得墨忒耳为找寻自己的女儿，奔走四方，明察暗访。有一天，她来到克列乌斯皇宫，化身成卑微的奶妈。皇宫里，没有人认出她就是得墨忒耳女神。皇后墨塔涅拉命她照顾自己刚出生的小王子——小德谟风，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农业创始人特里普托勒摩斯。

每当夜深，门窗关好，所有人都已入睡之时，得墨忒耳便把小德谟风从柔软舒适的摇篮里抱出来，脱去他的衣服，将他放在炽热的火炭床上。这似乎十分残忍，但实际上却代表了一种深沉而伟大的爱！她渴望这个孩子最终能够转化为神！我想象着，伟大的得墨忒耳女神如何俯身抱起这个神采奕奕的婴儿，就如同抱起人类的未来一样。小德谟风也经受住了这种烘烤，非但没有受伤，反而从中积聚了力量。有一种超越人类、坚韧无比和光芒四射的东西正在他身上酝酿着。唉，我们多么希望得墨忒耳女神能够将她的勇敢尝试进行到底，多么希望她能够实现自己英勇果敢的愿望！可是，据传说，墨塔涅拉皇后因不放心她的孩子，有一天晚上突然闯进女神和小王子的房间。看到孩子正被放在火炭床上炙烤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忍不住推开女神得墨忒耳，推开那尚在酝酿中的一切神性，砸毁了火炭床。就这样，为“救护”孩子，她竟错失了神。

自序

三年前，我向公众表达了自己对苏联的热爱与钦佩之情。苏联正在尝试一种前所未有的实验，我们对这个实验充满了希望。我们期待苏联能够带来巨大进步，形成一种动力，领导全人类向前迈进。我想，为见证这个近似重生的改革实验，生活不但值得继续，而且值得自己用生命去捍卫。无论是在心中，还是在理智的头脑中，我们都坚信，文化的未来与苏联的未来息息相关。之前我们经常这样说，希望以后我们依然能够这样说。

尚未亲眼目睹苏联之前，我就听说那里近期做出了某些决议，似乎正在进行方向上的根本变革，这使我们深感不安。

那时（一九三五年十月），我写道：

“很大程度上，恰恰因为有些人对苏联的攻击是那么愚蠢与不公，我们才会如此坚决地拥护与支持它。而当有一天，我们不再拥护与支持苏联时，那些狂吠者便会开始称赞它了。但他们所称赞的，必定是妥协与屈服之后的苏联。这些妥协与屈服会让人不得不说‘瞧，看到了吧！’诸如此类的话。然而如此一来，苏联也就与自己最初追求的目标渐行渐远了。我多么希望我们可以始终注视那个最初的目标，即使将来真的发生了上述情况，我们依然可以注视苏联。”

（《法兰西新评论》，一九三六年三月^①刊发）

在没有更多、更广泛的考察之前，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，保持自己的信任，甚至宁愿怀疑自己的一些质疑性判断。因此，到达莫斯科四天后，在高尔基的葬礼举行那天，我在红色广场发表演讲，再次宣布：“我们理智地认为，文化的命运与苏联本身的命运密切相关。我们拥护苏联！”

人们总是希望能够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永不改变，但我认为，这种强迫性的希望会很容易造成内心的不诚实。当涉及到广大民众和自己的信念问题时，诚实显得尤为

^① 因为发表日期推后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注释未标明为原注者，皆为译注。）

重要。

如果我发现自己起初犯了个错误，那最好的办法便是立刻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。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错误而误入歧途，我对这些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为了所谓的“个人尊严”而拒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。实际上，我也很少去顾及所谓的“个人尊严”。因为在我眼里，有些事情——人类、人类的命运和人类的文化，比我自身，甚至比苏联都更为重要。

然而，当初真的是我弄错了吗？如果你留意从去年到现在一年多来苏联的发展情况，那你就可以判断出来，到底是我改变了，还是苏联改变了。这里所说的“苏联”是指治理苏联的领导人。

其他比我更内行的人可能会说：苏联在方向上的变革可能只是浮于表面，而非实质性的根本转变，而且，我们看到的背离，可能并不是某些先前措施的必然结果。

苏联还“在建设中”，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提，一直这样讲。正因如此，去这个正在建设中的伟大国度游访几天，才特别有意义。似乎只有在那里，人们才可以观察到未来时代的分娩。

那里有好的事情，也有坏的事情。不过我认为，更确切地说，应该是：那里有最好的事情和最坏的事情。最好的事

情通常是付出巨大努力之后取得的，不过有时候，即使付出了巨大努力，也未必能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达到既定目标，得偿所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通常会自我安慰说，也许只是时间未到而已。还有些时候，最坏的事情会与最好的事情结伴而来，甚至有时会遮蔽最好的事情。同时，那些看起来似乎最好的事情，恰恰会导致最坏事情的发生。从最明亮的光芒之地步入最黑暗的阴影之区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们一下子变得仓皇失措。旅行家们常常有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或只见此面，或只见彼面。苏联的朋友往往也喜欢拒绝看到，至少拒绝承认坏的方面。结果，关于苏联的实情往往从那些心怀憎恨之人的口中说出，而心怀热爱之人说出的却是谎言。

现在，我认为，越是自己希望能够享有永久盛誉的人和事，越要对此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。一个只会恭维的人，往往不能证明自己的热爱与忠诚；反倒一些不虚伪、不姑息的直言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苏联及其代表的事业。我接下来对苏联的批评，正是出于自己对苏联及其取得伟大成就的钦佩之心，正是出于我们对苏联的期望，最重要的是，正是出于它之前赐予我们的希望。

苏联之于我们，究竟有何意义？它不仅是一个被选中的国家，更是一个榜样，一个向导。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，曾经

不敢越雷池半步，如今却愿意集中所有力量和意志为之努力的，都将在那里实现。总之，乌托邦正在那里被转化为现实。它取得的丰功伟绩，早已让我们兴奋不已；它面临的最大困难，似乎也早已被克服得无影无踪。在这块大地上，我们打着所有受苦民众的旗号，签订了某种契约，现在正欢欣鼓舞地一起冒险挺进。

即便失败了，我们依然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它息息相关。但是相关到何种程度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过，现在已经完全不允许有失败的想法了。

倘若某些心照不宣的承诺没有实现，应当归咎于谁呢？应当怪罪最初的理想吗？还是归咎于后来的背离、妥协与从权等等，无论这些情况有多少理由可以辩护？

在这本书里，我表达了自己对事物的个人反思。有些事物，是苏联带着喜悦和情有可原的骄傲向我展示的；而有些事物，是我自己观察到的，是与他们向我展示的那些事物结伴而行的。苏联的成就大多值得钦佩，整个国家已经展现出幸福的笑容。以前，我在刚果旅行时，总会离开市长派来的汽车而到处走走，接触所有的人，增进自己的了解。很多人赞成我这样做，现在我来苏联旅行，也想这样做，难道他们就可以责怪我，说我在苏联就不该有这种顾虑，也不该不接受别人的蒙蔽吗？

我深知，敌党会企图利用我的这本书，从中取得表面优势。对他们而言，“把对秩序的热衷混同于对暴君的偏爱”。^① 然而，我始终坚信，苏联终会改正我指出的严重错误。倘若我不是依然如此坚定，依然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，我可能会因为担心被敌党利用而踌躇犹豫，不愿出版甚至不愿写下此书。谎言，甚至知而不言的虚伪，可能表面看来是合时宜的，坚持继续说谎似乎也是合时宜的，但是，这样却把最致命的武器送给了敌人。相反，真相，无论带给人多少痛苦，它伤害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治愈人。

^① 见托克维尔《论美国的民主·绪论》。——原注

苏联归来

—

同劳动人民直接接触，无论在工厂，在车间，在庭院，在花园，在休养院或是在“文化公园”，都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快乐。我意识到，自己很快就能与这些新同志建立起一种友情。想到此，真是让人心花怒放。你们看我在那里的照片，我露出了更多的微笑，有时甚至是开怀大笑，我在法国通常可不是这样的。还有好多次，我开心到极致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我的眼睛里充满了爱和温柔的眼泪！记得在索契附近，在顿巴斯矿工休养院里……不，不，那里并没有什么事先准

备,没有任何矫饰,我是某天晚上突然到访的,不曾预先通知他们,但几乎是立刻,我们就十分亲密了。

还有那次,我出其不意地探访波尔宗附近的少年营。这个少年营十分简易,甚至可以说有点粗陋。但是,营地里的孩子们呢,他们个个神采奕奕,长得那么健壮,显得那么幸福,似乎要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我一般。我应该怎么说呢?面对如此深刻而又如此简单的情绪,语言显得如此苍白,如此无力。但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孩子们而不是其他人呢?格鲁吉亚诗人们、知识分子、大学生们,尤其是工人们,我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都产生了最诚挚的感情呀!因为我一直为自己听不懂这些孩子们的语言而深感惋惜,然而他们在微笑间和顾盼中,却已把友善表现得如此完美无遗,如此淋漓尽致。所以,我认为,语言其实已不能再为感情增添什么了。或者说,那里所有人都将我视为一位朋友,一个亲人,他们的眼神和表情也都无一例外地表达着感激。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些,能更值得被他们感激,这也是推动我站起来说话的原因之一。

人们最喜欢展示的,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,这是无可厚非也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不过,我们也有好多次出其不意地探访了乡村学校、儿童游乐场和俱乐部等。没人想到带领我们参观这些地方,当然,这些地方与其他地方也没什么

不同。但我最向往的，却恰是参观这些地方。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做任何事先准备，不是作为景点供人欣赏。

我探访的所有少年营里，孩子们的气色都非常好，他们营养充裕（每天五餐），被照顾得无微不至，甚至可以说受到了特别照顾。他们个个喜形于色，眼睛里透露着率真，一看便知值得信任。他们的笑容里，没有一丁点的狡黠与恶意。也许他们内心里认为我们外国人十分可笑，但我在他们任何人的脸上，都找不到一丁点儿嘲笑的痕迹。

比孩子们年龄大些的成年人，拥有跟孩子们一样健康的气色和活力。傍晚下班后，他们便聚集在“文化公园”。我从他们身上也时常可以看到那种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“文化公园”是毋庸置疑的成功，尤其是莫斯科的“文化公园”。

我以前经常去文化公园。那是一个游乐胜地，有月神公园那么大。一进园门，你会感觉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公园里有青年人，也有成年人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可他们都同样举止得体，穿着端庄，没有一丁点儿愚昧和低俗的行为，没有狎昵，没有轻佻，甚至没有戏谑。这边有人在组织游戏，那边有人在跳舞。整个公园，弥漫着一种欢快的情。通常有个队长组织、指挥和监督这些活动，让活动可以按照完美的秩序进行。队长可以是男的，也可以是女的。参加活动的人围成一个大圆圈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圆圈，不过旁观者

总是比表演者多得多。另一片地方，有流行歌舞表演，不过大多也都只是简单的手风琴伴奏。再另外一片地方，虽有栅栏围成一个围场，但可自由出入，体育爱好者们便在这个围场里锻炼各种武术和杂技。一位专业教练正在指挥一个人走钢丝。这个动作相对比较危险，只见教练偶尔引导提醒，偶尔指点示范。稍远处，有些双杠和绳子等健身器材。每个人都耐心地等着轮到自已，还时不时地相互鼓励。另外有一大片空地，留作排球场。我十分爱看这些球员，他们在运动中展示的力量、优雅和娴熟的技巧，让人百看不厌。再远一点，是一片安静的娱乐游戏区，有些非常独特别致的小游戏，比如象棋、跳棋以及各种其他类别的小游戏。其中有些比赛体力、柔韧度和敏捷度的小游戏，我还叫不出名来，也从未在别处见到过。我不能一一在此详述，但我可以保证说，其中某些一定可以在法国大受欢迎。公园里项目众多，让你好几个小时都应接不暇。有供大人娱乐的，也有供孩子游玩的，还有给更小的婴儿玩耍的。供最小婴儿玩耍的，是一片隔开的独立区，设有小房子、小船、小汽车以及各种各样与他们年龄相配的小玩具。在一条宽敞的道路上，沿着那片安静的游戏区走去（爱玩这些游戏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有时候你需要等待很长时间，才能等到一个空位子），你会看到一些木牌，上面贴着各种各样的谜语、字谜和问答题。我重复一遍，所有